



◎王晴川作品

江流古慢悠悠地道：「今日阴气悖逆阳，三日后月形趋缺，十日后必大风雨。」
何竟我双目一亮：「奇了，郑帮主为何偏要选个风雨之夕把酒论剑？」

飞云惊澜

Ⅱ

鸣凤卷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王晴川◎著



飞云惊澜

Ⅱ

鸣凤卷

I247.5
WQC
V.2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飞云惊澜.第2卷.鸣凤卷/王晴川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6.10
ISBN 7-5317-1964-9

I. 飞… II. 王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7303 号

飞云惊澜 第2卷

Feiyun Jinglan Di'erjuan

作 者 / 王晴川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高 璐
封面绘图 / 张晓雨
内页绘图 / 黄 烨
装帧设计 / 弘文馆·闫薇薇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/ 640 × 960mm 1/32
印 张 / 7.125
字 数 / 160 千
版 次 /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/ 18.00 元
书 号 / ISBN 7-5317-1964-9

人物谱

观澜九势
绝世刀
沈炼石
世间他少
剑佛后来以根
之心进入锦衣
做了一个统领
锦衣卫官场
不合而遭陷被囚
那把披云刀据说
是道家神器以
观澜九势的绝
世刀法称雄世
间后来以报国
之心进入锦衣
卫做了一个统
领锦衣卫官
场不合而遭
陷被囚



[高手亮相]

刀圣 沈炼石

他手中的那把披云刀据说是道家神器，以“观澜九势”的绝世刀法称雄世间。他少年游侠，后来以报国之心进入锦衣卫，做了一个统领。因与齷齪官场不合，而遭陷被囚。

刀神 何竟我

聚合堂主，以惊雷刀法闻名天下，和沈炼石并称“秋岩观澜，西崖惊雷”（沈炼石字秋岩，何堂主号西崖）。儒家身份，满腹经纶，但却是个不拘礼法的“狂儒”。

刀魔 耶律诚翼

横行漠北的黑云城主。是蒙古大汗十分倚仗的人物，诡计多端。

剑佛 行空上人

是指创“指月禅”佛门剑法的少林方丈行空上人。给笑云治伤的灵照神僧是他的师兄。

剑帝 郑凌风

青蚨帮主。为人阴沉狠辣，野心极大。但不失为一代豪杰，颇有英雄气魄。





势力划分

[势力划分]

锦衣卫（缇骑）：大统领为陆九霄，武功奇高，号称大明武尊，为人极为阴险。与严嵩狼狈为奸。“六不铁卫”金秋影是其得力臂助。

东厂剑楼：东厂是一个特务组织，一直和锦衣卫明争暗斗。东厂头子阎公公，号剑楼主人，自称“剑绝”，剑法不俗。

青蚨帮：郑凌风做了帮主之后，日进斗金，声势极盛，并成为锦衣卫的爪牙。不但对江湖义士赶尽杀绝，就是对东厂也不买账。

鸣凤山：大帅曾铄被冤杀之后，其部将陈莽荡一怒之下率领不少旧部上鸣凤山落草为寇，公然对抗朝廷。多是忠心耿耿的热血之士。

聚合堂：刀神何竞我创建，一直和大帅曾铄相互呼应。大帅死后，就和鸣凤山联合，对抗锦衣卫和青蚨帮。

黑云城：蒙古特务组织，城主就是刀魔耶律诚翼。



鸣凤卷

夜雨楼船演奇阵	196
翻覆如棋半局残	176
侠友龙朋方聚会	155
离合难料是悲欢	134
风波险道倍怜卿	114
平生谁解长相思	91
杯酒传书惊旧戍	68
鸣凤洒泪祭雄杰	42
古庙昏烟困群龙	17
冷对貉黑凭只手	1





邓烈虹知道
瞒不住，也就
跟着干笑起来；
沈老哥的
眼睛就是毒！
若非卧牛饮，
寻常的麻药怎
么能困得住刀
圣！

沈炼石哼了一声：“砍死了一个唐玄厉，也不必美成这般模样！”虽然他一张老脸还是这么板着，但那目光中也流出了些嘉许之意。任笑云拖着刀施施然地走回洞内，说：“沈老头，你说我若是遇上了司空花、常机子，是不是也就这么一两下子便给解三哥报了仇？”

沈炼石道：“唐玄厉的武功妙在一手暗器功夫，这时却来不及施展。你遇上司空花和常机子可就万万不能轻敌了，五鬼王之中最难对付的还是那千变鬼王林惜幽，听说此人以一套千变掌法，无敌于天南，功夫远在那四人之上。你这刀法半生不熟，遇上了他可就大事不好了，”说着望了望洞外唐玄厉那神色狰狞的死尸，道：“自乙凝死后，五鬼王对我大是忌惮，有我在旁，唐玄厉便将大半心思放在了我身上。却不知我这时身上是旧伤添新病，便是个寻常的锦衣卫也对付不了啦！”

邓烈虹揉着胸口站起身来：“沈先生，你身上的伤……”沈



炼石一叹摇头，却不说话。任笑云走到近前：“沈老，你告诉我真气运使之法，我用身上的纳斗真气给你疗伤就是！”沈炼石苦笑道：“真气运使可来不得半分马虎。你习功未久，真气调运全不纯熟，若是贸然行气，弄不好你就有得走火入魔之险。”

邓烈虹叹道：“还有下午在那野店中咱们中的毒，直到这时我的筋骨还是有些发软。在山中遇到这唐玄厉，老子激战之时硬是无法提起十成的劲力来。笑云，你倒是安然无恙，这可是奇了！”说着将手搭在任笑云的脉门之上，道：“可不要给这毒深入五脏，落下病根。”

任笑云道：“想是咱们去那酒店之前，青蚨帮里的人已经埋伏在那里了。他们下毒之时，想必是只在你和沈先生的酒杯中下了毒，我是个后生小子，人家就全没在意！”邓烈虹摇头道：“不是、不是……”忽然间手上加力，任笑云登时半边身子一阵酥麻，他一愣之间，邓烈虹运指如风，已经连点了他胸前五处大穴。

任笑云怒道：“你……”一语未毕，邓烈虹忽然回身一腿，奇快无比地踢中了沈炼石胸前“气户”、“璇玑”两穴，沈炼石哼了一哼，身子一仰，就倚在了背后的山岩上。任笑云也一跤摔倒，刹那间恍然大悟，叫道：“是你，原来是你下的毒！”沈炼石惨笑道：“原来邓老二也入了青蚨帮！”

邓烈虹哈哈大笑：“青蚨帮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跟陆九霄、金秋影那些东西尔虞我诈，相互利用，老子又何必跟他们同流合污？”沈炼石听他言语间对青蚨帮、锦衣卫大不客气，不禁奇道：“我倒想起来了，适才的唐玄厉、小店里的常机子都是对你真杀实砍，你必然不会是锦衣卫、青蚨帮中的人了。这么说，阁下是东厂阎公公的人了？”

邓烈虹缓缓摇头：“阎东海这老太监便会自以为是，老子怎

能听他号令？沈老哥，兄弟只是瞧着聚合堂有那么点不顺眼，却决不是东厂和锦衣卫的人，老哥只管放心！”说着将任笑云提在胸前，叫道：“这小兄弟适才所施展的就是观澜九势吗，果然威力奇大，小弟恳请老哥将这刀法传给小弟如何？”

沈炼石瞧着他那抖动的眉毛和胸前裸露的浓密的胸毛，忽然心中一动，叫道：“我怎地忘了，这酒中之毒莫不就是蒙古人擅用的卧牛饮么？俺答的手段可是高得紧呀，竟然将邓二爷也收了做他的细作！”其时蒙古人有兵数股，均在河套一带骚扰不止，其中兵力最盛的就是俺答一部。

邓烈虹听得沈炼石提到“俺答”二字时，忍不住眉毛一抖。这一抖虽只是一闪即逝，沈炼石却已经看得清清楚楚，忍不住冷笑起来。邓烈虹知道隐瞒不住，也就跟着干笑起来：“沈老哥的眼睛就是毒！若非卧牛饮，寻常的麻药怎么能困得住刀圣！”

任笑云心中悲愤，叫道：“你故意在酒中下毒，就是想诬陷解三哥！”邓烈虹笑道：“当初在石井集咱们的马匹屎尿齐流便是我略施小计。在野店里下毒的自然也是我了。那时本想一家伙将你们三人全都擒住，哪里知道解元山这胖子却不饮酒，他妈的聚合堂便就有这许多臭规矩！老子便一狠心，同你们一起喝下了这卧牛饮，这麻药十二个时辰之后无药自解，老子先他奶奶的泼他解元山一身脏水！好在这一路上，老子没少故意留下破绽，让青蚨帮一路追了下来。解元山这胖子又他娘的受不得激，他这一下子非死即伤，倒是省了我不少心。只是那一战老子心惊肉跳的，真怕这苦肉计假戏做真了，将老子的性命赔在里面！”

沈炼石这时倒是静下了心来：“你说你一路上没少故意留下破绽，这么说公子曾淳他们的行径是你泄漏出去的了？”邓烈虹粗豪无比的脸猛然一摇，显得甚是委屈：“那是莫老妹子干的



好事——这个我见到你们时，就说过了！不过话说回来，老子这一路上自然也没闲着。直到在乱石林曾淳设下圈套，莫老妹子落入了人家布好的套中，我一瞧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先抢了这揭发奸细的头功！”沈炼石双目喷火：“公子曾淳命你传话，让你带着我们在老君庙回合，这个消息你也泄露出去了？”邓烈虹干笑一声：“那是自然，曾淳和聚合堂万万不能成事，否则我蒙古铁骑就出不了河套！我猜三日之后，金秋影必然会布下层层天罗地网，将那小庙围得水泄不通——不对，金秋影这孙子有些头脑，只怕还是会不露出半点声色，先布好口袋，待曾淳、夏星寒、陈莽荡还有聚合堂之流到齐之后，再一收网……嘿嘿，可惜这个热闹老子就瞧不上啦！”说着举手抓撕满腮的胡须，一副遗憾无比的样子。

沈炼石疑惑道：“邓二爷也是大好耐性，直到现在才对我们下手！若是我，不待咱们进得这山洞，便会出手了！”邓烈虹摇头叹息：“若不先找个僻静地方服下解药，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！哪知刚刚吃下解药，就在山野间看到了唐玄厉，他奶奶的，老子跟了他好久，查清了他实实在在的一个人，才出手将他引到这里来！”沈炼石笑道：“你引唐玄厉到此，是不是想试一试老夫还有剩下几分精气神？”邓烈虹笑道：“你是人老成精了，什么事情都一猜即中，适才若不是见你只能坐在地上比比划划的，我又怎敢动手？”

任笑云心中又惊又怒，这邓烈虹往日一身粗犷豪爽之相，不似夏星寒、曾淳之辈清高难近，而他说起话来也总是爱骂那句“你奶奶的”，更是深得任笑云之心。此时他那豪气和嘴里的粗口依然不变，但瞧在任笑云眼中竟是如此可恶，只觉天下最该杀最奸猾之辈莫过此人了。他想运气冲开穴道，但他这真气运转终究还未到随心所欲之境，调息了数次，却依然毫无效验。

邓烈虹又笑了：“沈老头，你们现在落入我手中，有两条路走，你想走哪一条？”沈炼石肃然不语，任笑云更是不搭理他，邓烈虹却并不在意，自顾自地道：“一条，给老子一刀一个，落得个身首异处，在这荒山野岭给野狗野猪啃得尸骨无存。另一条，就是将观澜九势的刀谱和曾老头的那狗屁《定边七策》交给我。嘿嘿，这观澜九势实在是让老子开了大眼。你老人家一诺千金，只要您点一个头，我立时就放你们一条生路！”沈炼石拧眉道：“你怎知观澜九势有刀谱传世？”邓烈虹嘻嘻一笑：“我那梅师兄心里藏不住话，什么都说与我听，这事情如何瞒得住他。”说着将任笑云的身子提起来向地下重重一摔，叫道，“如何，你给我刀谱和七策，我给你解药？”

这一下子将任笑云摔得七荤八素，叫道：“日你姥姥的邓二狗！沈老，你若将刀谱和七策给他，这小子翻脸不认账，立时就给咱们两刀！”邓烈虹笑道：“我或许会一刀杀了你。沈老吗，却要留着，观澜九势神奥无端，万一刀谱中有何不解之处，还少不得向他老人家请教！”沈炼石直盯着他，一字字地道：“邓烈虹，你不是自己想要那刀谱，你要将《定边七策》和刀谱一起献给你那主子耶律城主，是也不是？”

邓烈虹一愣，随即重重地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你奶奶的沈老头当真是料事如神，老子真是服了你！咱在大蒙俺答汗帐下黑云城内效力。黑云城主耶律诚翼是草原上的一代刀魔，向来嗜刀成魔，老子将这刀谱献出去，耶律城主必然大喜。还有曾老头几次跟俺答汗见仗，都是以少胜多，他活着俺答汗不敢发兵。他一死，俺答汗才有了出兵河套的念头，可是俺答汗若是知道这老东西还曾经煞费苦心的写成了这个《定边七策》，必然会急得吃不下睡不着。老子将这《定边七策》献将上去，俺答汗定会美得嘴也合不上，怎么也要赏老子几千两银子，这么着老子也不



必时时跑到江湖上来冒这大风险了！”

“好——”沈炼石待他说完，才嘿嘿一笑，“甚好，甚好！我也是今日才知俺答汗居然又要出兵河套，更事先派人潜入中原！你一口气说了这许多机密大事，我沈秋岩可要多谢你啦！”邓烈虹见他谈笑之间，已经缓缓站起，不由一惊，叫道：“沈老，你……您竟然没有中毒？”

沈炼石笑道：“毒是中了，只不过好得快些而已！”邓烈虹见沈炼石眼中精光乍现，大惊之下，一把抓起任笑云，疾退了两步，叫道：“您老……您老是故意让我踢中的？”他一见沈炼石没有受伤，立时便将“沈老头”改成了“您老”。沈炼石笑道：“若不先让你制住，哪里听得到这许多机密大事？”

任笑云眼见邓烈虹胸口起伏，像极了一副老实人受欺负后的窝囊相，不由心下又气又笑：“邓老二这时候还他娘的一副粗人老实相，这门功夫可是江湖罕见！沈老头子不知是否真没受伤，不管怎样，将他唬住最好！”急忙开口叫道：“沈老，不必管我，一刀将这小子宰了！”

邓烈虹更惊，一步已经跨到了洞口，叫道：“沈老，你……您给我老老实实在地站着，再上前一步，我先将这小子毙了！”说着单掌已经抵住了任笑云的后背要穴。沈炼石微微而笑，依然一步步向他逼来：“邓老二，你敢伤他一根寒毛，老夫就让你生不如死！”任笑云已经感到了邓烈虹贴在自己背上的手微微发抖，不由笑道：“邓二爷，咱们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的，何必拼个你死我活。不如咱们走马换将，你放了我，沈老也就放过你如何？”

邓烈虹怒道：“放你奶奶的狗臭屁！现下你在老子手中，老子干吗跟你们走马换将？沈老，您将刀谱和《定边七策》扔过来，我就放过这小子，如何？”话是这么说，任笑云却觉得背后的手抖得更加厉害，知道只要沈炼石再逼上两步，这邓烈虹说不定

就会转身逃之夭夭。

沈炼石又笑：“这时还敢放肆……”蓦然间身子一晃，却靠在了山壁上。邓烈虹见他几乎跌倒，不禁又惊又喜，口中却笑道：“沈老头子，你是不是又在诈我？”沈炼石靠在山岩上，仰头呼呼喘气，笑道：“嘿嘿……可给你瞧出来了，咳咳……这也是天数！邓老二，你只需上前一步，就能制住我啦。这刀谱就在我身上……你拿去，尽可去向你那主子邀功！”邓烈虹见他仰在山岩喘息不已，心下暗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这时他门户大开，老子只需扑过去一招‘白蛇吐信’就能取了他性命。只是这老东西素来诡计多端，焉知他不是故意示弱，诱我上前？”他曾亲见沈炼石以肉掌施展“观澜九势”，两招之间就要了巨灵鬼王乙凝的性命，那刀法的可畏可怖让他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，这时是说什么也不敢贸然上前。

岂知这时的沈炼石却也是难熬至极。适才他强力压住“卧牛饮”之毒，再以上乘内劲冲开被封的穴道，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只盼着故作镇定，唬走邓烈虹，偏偏这时五内之中剧痛无比，显是适才邓烈虹那两脚已经让他受了不轻的内伤。他眼见邓烈虹目光闪烁，知他胆小萎缩，已起了逃走之意，只要自己再冲出两步，邓烈虹说不定就会亡命逃窜。可是一阵阵的剧痛从胸口传来，他的头上已经滚下了豆大的汗珠，便是再迈出一步也是艰难无比。

偏偏沈炼石越是喘息难耐，邓烈虹就越是畏缩不前。

蓦然之间邓烈虹大叫了一声：“沈先生，罢了，罢了！这小子奸懒馋滑，不肯拜你为师，今日我邓烈虹就拜您为师如何？”这话一出口，沈、任二人皆是一愣。邓烈虹却忽地直挺挺地跪了下来，道：“武林之中素来讲究师徒如父子，我既然拜你为师，自然不能加害于您老人家。你将刀谱和《定边七策》给我，我图个封

妻荫子，自然也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好处！”

沈炼石见了他那一副又猴急又委屈的样子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你……这天下最无耻之人莫过于你邓老二了……好……你既然拜师，也要有个诚意，这就先磕一百个响头吧！”一笑之下，却是牵动了内伤，几乎咳出一口血来。

邓烈虹听出了他话中的取笑之意，不由恼怒无比，但在沈炼石积威之下还是不敢上前拼杀。任笑云见这邓烈虹口说逼迫，利诱之言，眼射狠辣愤急之光，身子却又一直这么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只觉若论胆小、奸猾和卑鄙，这天下真是无人能出其右了，不禁笑道：“邓二爷，我瞧你就先磕头吧，沈老是言出如山，你磕了一百个响头，他见你心诚，一喜之下，说不定真收了你这么一个乖巧机灵的关门弟子！”

邓烈虹怒道：“放你奶奶的臭狗屁，你也敢取笑老子？”掌力一吐，已将一股内力灌入任笑云背心的命门穴。任笑云吃痛不住，就痛哼了一声。邓烈虹眼睛一亮，不禁裂开嘴，慢慢地笑起来：“沈老，你不是一直爱惜这小子的资质么？你不将东西扔过来，老子就运功震伤他的奇经八脉！看他八脉齐伤，你奶奶的连路都走不了，还如何练你的观澜九势？”说着站起身来，掌中内劲急速逼入任笑云体内。

任笑云忽觉这一股劲力巡经逼来，虽然比之当初陶真君给自己疗伤之时送入体来的内气霸道得多，但却与那时的情形依稀相似，他心中一动，急忙运上了“纳斗真诀”，登时将邓烈虹体内的真气源源不断的吸了过来。

邓烈虹原来只盼任笑云受他内力挤压，浑身经脉如蚁咬虫噬，必会张口呼痛。哪知内力一入任笑云体内，忽如铁屑遇磁石，给一股极大的吸力一吸，自身的内气竟然源源不断地向他体内送出。邓烈虹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一叫之下，内气松懈，竟被

吸得越快。这时任笑云身上蓄满了陶真君师徒和沈炼石几百多年的功力，又经沈炼石贯通了中脉，纳斗神功一施，那吞天纳斗之劲比之当初在真人府时已经有云泥之别。而邓烈虹的功力尚浅，也是远难与陶真君相比，不过片刻之间，他的一身内力已经有十之七八到了任笑云身内。

邓烈虹只觉浑身渐渐无力，心中的惊骇更是无以复加——任笑云在真君府的奇遇，沈炼石并未告诉他，邓烈虹还当任笑云施展了什么妖法。危急之中，他猛的咬破了嘴唇，合身一滚，骨碌碌地滚出了洞外。任笑云内力入体，急忙潜运真诀，将那股内气缓缓送入腹内丹田。

邓烈虹摇晃着站起身来，一双眼睛红得更加骇人，他紧盯着任笑云，有如看着一个刚从地狱中跑出来的恶鬼，颤声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奶奶的，这、这是什么妖法？”本来这时任笑云穴道未解，沈炼石元气大伤，他若冲上去拼命，沈、任二人仍是只有闭目待死的份。

任笑云嘿嘿冷笑，却不说话，直待一股活泼泼的内力全送入丹田才笑道：“这是纳斗神功，习练观澜九势要先会纳斗神功，你没听说过么？”他虽然运使真气尚不纯熟，但邓烈虹也是一位江湖好手，这一身十之七八的内力一入丹田，登时激发了他本身所蕴含的绝世功力，真气游走之间，胸前的穴道已经全数解开。他一跃而起，抓起披云刀，横身立在沈炼石身前，叫道：“你要不要试一试任大侠练了一十五年的观澜九势？”

邓烈虹见他神威凛凛，想起适才他数招间斩了唐玄厉，不由气为之夺，大叫一声，转身便逃，口中喊道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沈老头、任小儿，咱们这笔账改日再算！”

任笑云想起解元山遭擒全因此人搞鬼，不由扬刀追出，叫道：“还是今日算最好！”邓烈虹虽然内力大耗，但这时全力逃

命，还是快得惊人，几个起落就到了山腰。任笑云追出几步，忽然念及沈炼石伤重未愈，只得望着他的背影忿忿道：“日后就是踏遍天下，好歹也要宰了这厮，给解三哥出了这口鸟气！”

他回到洞中，却见沈炼石正自盘膝而坐，面上已经淡如金纸。任笑云知道沈炼石真元大耗之下，又中了邓烈虹两腿，实在是伤上加伤。他叹一口气，坐在沈炼石身后，伸掌抵在他背后夹脊要穴之上，将一股内力缓缓便直送了过去。

沈炼石叹道：“笑云，你何必来为我弄险？”任笑云吐出一口气来：“你这个老头子是不是又不想欠我的人情呀，嘿嘿，我瞧咱爷俩是你欠我的我欠你的，这笔糊涂账早已经算不清楚啦！”说罢，再将内力缓缓送入。沈炼石和他同修纳斗真气，得他内力一注，立时间就觉体内真气蓬勃，易经洗髓，舒畅非凡。而任笑云内力充沛，一股活泼泼的内劲竟似永不穷尽一般直向他经脉中灌来。

片刻之后，沈炼石双肩一耸，笑道：“成了！”任笑云见他说话之时神采奕奕，也就一笑收手，他虽送出不少真气，但和沈炼石二人一同气走周天，不知不觉地自身内气运使也已经更上了一层楼，这时收功而起，非但不觉身倦神疲，反有精神焕发之感。

任笑云见沈炼石十指指尖上都垂下点点滴滴的黑色汁液，显是卧牛饮之毒已经给他运劲逼出，不禁喜道：“毒全解啦？”沈炼石甩去双手上的汁液：“毒是解了，但邓老二踢我之时，我的护体神功已失，仍旧受了些伤，这时还是无法跟人动手！”

他抬头望见暮色沉沉，道：“这一夜时候还长，咱们将就着吃些干粮，就该趁热打铁，我再教你几招！”

观澜九势之中，云起势取云起风生、大潮将起之意，这一招便是虚实相生的攻势。听风势却是静中有动的一记守招，望海

势要心阔如天，目空四海，一刀之间要运劲封住四面八方的攻势。澜生势、摧山势和倚天势，取意大浪既起、摧山排空之相，使刀之时务要有睥睨天下横扫世间的刀意。无涯势取意大海无涯，问心势寓意观澜之人反问自心、内求诸己，尘飞势则是沧海尘飞、无色无相之意，这后三招由刚而柔，已趋精妙圆融之境了。

任笑云虽然对那精奥的道理似懂非懂，但他适才一招就力斩强敌，正在兴头上，学起来倒是加倍地福至心灵。沈炼石也不强求他一夜之间将这天下至精至妙的武学融会贯通，只是将云起势、听风势、望海势尽数教给他，余下六式命他将口诀死记硬背住。

天将放明，沈炼石才在洞口坐了下来。任笑云虽然忙活了一夜，但真气随着刀势运转，反觉神气勃发。他挥着刀一边比划一边问沈炼石道：“沈老，你这伤不碍事么？”

沈炼石双眉一扬，忙碌一夜，他脸上不见丝毫疲态，却隐隐有精光流动，闻言一笑：“好在你将老夫在真人府和青田埔送你的内力连本带息都还了过来，这些皮肉之伤也不碍大事，”他缓缓将脊背倚在山岩，默默望着提着刀在那里比比划划的任笑云，忽然问：“笑云，你这一辈子可有什么鸿图远略？”

任笑云张着眼睛问：“什么是鸿图远略？”沈炼石知道他装傻，就一笑：“你活着，总也要有个志向吧！男子汉大丈夫，生在天地之间，谁不有个抱负？”

任笑云这一回真的愣了，他停了比划，忽然间心中有如钟鸣鼓响：“是呀，大丈夫便当有个抱负！我的志向是什么？以前浑浑噩噩，只求和郑鼻子他们一起喝喝酒、斗斗鸡的。哪一日大将军斗鸡胜了，我便欢喜得如中了状元一般。那时候的志向就是